

邓晨曦>著

中国海军抗日战争史诗

铁甲家族

下卷



海风出版社

| 中国海军抗日战争史诗 |

铁甲家族

海风出版社

第二十章

115

一九三八年，林家过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春节，除夕夜的团圆饭是在“平山”号军舰上和官兵们一起吃的。

“平山”号轻型巡洋舰从蒋约翰的军需处获得了足够的钢板和其他材料后，修复工作全面铺开。海军总司令从海军练营给“平山”号补充了充足的兵员，军需处和舰械处也调足了各种军用物资和兵器。林中天估计，最迟在入夏，“平山”号就可以重新下水，编入战斗序列。林中天很高兴，邀请陈绍宽长官和他全家与士兵们一块过节，鼓舞士气。

父亲林树庆陪同着陈绍宽早早就到了，林中天准备好了红纸，邀请陈绍宽为“平山”舰写一副春联。林树庆磨墨，陈绍宽提起狼毫大笔，轻轻地在端砚上舔着墨汁，凝思有顷，写下上联：“宏舸连舳，巨舰接舻，倾万乘之师，扫豺狼之

寇。”

“果然是大手笔！有岳动川移之势。”林树庆欣赏备至地说，“敢问下联是什么？”

陈绍宽环视了一下围观的海军官兵说：“我提议下联由一个士兵来续写。林舰长。”

“到！”林中天响亮地回答。

陈绍宽问：“可以给续联的士兵什么奖励？”

林中天说：“半天假期。”

“这可是诱人的礼品！好了，有谁愿意对下联的吗？”陈绍宽目的想看看经过江阴血战之后的官兵士气。

官兵们兴奋不已，纷纷在出主意凑对子。中国海军的文化素质普遍比陆军高，官兵们除了熟悉英文以外，也精通国文，所以普通士兵吟诗做对是常事。

“报告长官，信号兵郑阿水请求续对。”忽然有一个稚声稚气的像丝瓜细条般的水兵在人堆里举手。

林中天说：“到前面来！”

“是！”在一阵官兵的哄笑声中，那个怯怯的信号兵走到林中天面前敬礼。他才十八岁，脸上胎毛未脱净。

林中天问：“想好了？”

“想好了。”信号兵红着脸，不敢正视舰长。

林中天鼓励地说：“别给‘平山’舰丢脸，大胆说吧！”

“是！”信号兵鼓起勇气，大声地说，“下联是：铁马千群，朱旗万里，以千钧之弩，射鹰犬之军。”

“好！孺子可教！”陈绍宽高兴地拍拍信号兵单薄的肩头，将毛笔交给他，“你来写。”

信号兵不客气地接过毛笔，挽起袖口，笔走龙蛇，一口气写下气势磅礴的下联。船台上立刻爆响起热烈的掌声，官兵们为将官和士兵的联袂题联齐声喝彩。

李正文指挥士兵们将对联挂起来，与船台上挂满的红灯笼交相辉映，喜气洋洋。

陈宣书和阿香指挥着炊事兵们将准备好的福州菜肴一一端出军舰厨房，摆在船台的一张张圆桌上，霎时间，水陆俱呈，粗雅得当。林中天一家与陈绍宽围坐

在官兵们的中间，以便于敬酒。在武汉的林家人全都到齐了：林中天和妻子陈宜书；二弟媳蒋碧云；三弟林中人，他的航空驱逐机大队已经移师到武汉；表弟任森官和未婚妻阿香。任森官的“中山”舰已经驻防在武汉，他是特地向舰长萨师俊请了假来参加“平山”舰盛会的。三弟媳周倩文困在上海租界内，无法撤到武汉，而二弟林中地还留在江北的新四军游击队里养伤。远在福州老家的母亲任榕卿特地托请海军的军需处辗转千里寄来了一箱福州的特产线面，叮嘱在除夕夜给每一个官兵泡上一碗太平面，让“平山”舰的官兵们太太平平，奋勇杀敌。下太平面当然是陈宜书和阿香的拿手绝活，在每一碗里面搁进两粒煮熟的鸭蛋，称为“太平蛋”取吉利之意。

林树庆夹起一粒鸭蛋问官兵：“弟兄们，过年过节，我们福州人都吃太平蛋，有谁知道为什么叫太平蛋吗？”

“报告长官，我请求回答！”任森官举手请求发言。

林树庆说：“准许。”

任森官站起来给大家敬个军礼说：“明朝末年，清兵打进福州，奉朝廷命令剃头留辫子，凡是不从命的百姓，一律杀头。福建籍的大学士洪承畴出了个缓和满人汉人矛盾的主意，凡是去剃头的汉人，发两个鸭蛋作为补偿，压压惊，不被杀头，从此天下太平。天长日久，吃太平蛋就变成了福州的一个风俗，取吉祥平安的意思。”

“回答得很好！”林树庆满意地嘉许，有感而发地引申说开了，“弟兄们，吃太平蛋是福州人的风俗，过春节更是中国人的风俗，它们都是我们中国人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中国让小日本给占了，他们就会灭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和我们的传统，让我们忘祖忘宗，大家答应不答应？”

“不答应！誓死不答应！”船台上滚动着官兵们回答的吼声。

“好！现在大家一起吃太平蛋，打败小日本，让天下太平！”林树庆带头吃蛋。官兵们纷纷地跟着吃蛋。

这时候，乌豹副团长兴冲冲地跑进来，大声叫道：“林长官！您看谁回来了！”

林树庆循声望去，只见二儿子林中地在小沙弥的陪伴下大步流星地走进船台。

“儿子！我的儿子！”林树庆激动地向林中地迎去。林中地抢上几步，跪在林

树庆脚下，热泪夺眶涌出，说：“父亲，儿回来了！”

林树庆搀扶起儿子，紧紧地抱住了他，老泪纵横地说：“好哇！好哇！咱们海军又多了一个好汉，小日本打不死的好汉！”

陈绍宽已经引着激动不已的蒋碧云来到林中地的面前，说：“中地，好好谢谢你的太太吧，是她在上海拼死救了你的大嫂宜书，才保全了你们林家今天的大团圆。”

林中地猛地一把搂住了妻子蒋碧云，惊吓得蒋碧云满脸绯红，害羞地挣脱出来，躲在大嫂陈宜书的身后。林中地鲁莽地大笑，说：“这才是我们林家的好媳妇！”

林中天将小沙弥拉到陈绍宽和林树庆面前，说：“陈长官，父亲，还认得他吗？”

小沙弥已经蓄了头发，穿着一身新四军的军服，扎着绑腿，十分神气，向陈绍宽和林树庆敬个军礼：“两位长官好！”

林中地介绍说：“陈长官，就是他救了我，是新四军给我治好了伤，还特地派他送我回武汉。”

陈绍宽紧紧地握着小沙弥的手，说：“小师傅，想不到转眼间你已经成了抗日军人了，有如此爱国之心，何愁抗日不胜利？”

林树庆感叹道：“听说你的师傅为了救我的儿子已经圆寂了，愿他的在天之灵，保佑我海军将士击败日寇！”

林中天说：“小师傅，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过节吧！”

小沙弥说：“对不起，汽车在外头等着，我还得赶回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同志们一起过年哩！再见！”

“那我送送你。”林中地代表林家和海军送小沙弥走出船台。

这时候，林中天对林树庆说：“父亲，时辰到了，开始祭祖吧！”

林树庆征询地看着陈绍宽，陈绍宽点点头。陈宜书立刻恭敬地捧出先祖林国忠的花翎顶戴供放在灵台上。灵台是临时搭的，阿香已经上好花果香烛。

林树庆率林家子媳站在队首，陈绍宽率官兵列队在后，开始朝代表中国海军先烈的林国忠的花翎顶戴脱帽三鞠躬。

礼毕后，林树庆宣布道：“现在请陈总司令长官训话。”

陈绍宽庄严地说：“弟兄们，除夕祭祖是中国人的礼仪，除夕祭拜先烈，更是中国海军的传统，今天祭拜我北洋海军‘镇远’号副管驾林国忠公的英灵，他不仅是林家的祖先，更是我中国海军的先烈，旨在树起我辈抗敌雄心，扬起我舰队大炮一举将日寇逐出国门！”

李正文振臂高喊：“誓死保卫大武汉！”

“誓死保卫大武汉！”海军官兵们山呼海啸，激情在船台上回荡着。

一个蓬头垢面的小难童不知什么时候溜进船台，跑到林中天身边，塞给他一张纸条就一溜烟地跑走了。

“‘雪中相送人已别，木屐草鞋痕履留’”纸条上浮现着日本俳句大师正冈子规的瑰宝，仿佛让林中天重睹了落叶在东京的大雪天中，冒着严寒到林中天下榻的秋原饭店来找他的情景：她乘坐名贵的轿车，却穿着一双踏雪履，一把京都花纸伞遮去了她楚楚动人的芳容，也挡住了纷飞的雪花。

林中天情不自禁地追出船台。正在相互祝酒、热闹一团的海军官兵们没有注意到他的悄然离去。只有情感细腻的陈宜书察觉到了，心弦被轻轻拨动了。

林中天在厂棚外的甬道上追上小难童。破毡帽扣在他的脏脸上分不出是男孩还是女孩，正抱着一块大红薯在啃着。林中天拉住他问道：“叫你送纸条的人在哪里？”

小难童瞅他一眼，嘴里塞得鼓囊囊地说：“那个姐姐就在岗哨外头，她叫我把纸条交给上校，两条杠杠三颗花，不对吗？”

林中天连忙拔腿追出去，过了大门口的岗哨，四处张望，空无一人。他孤寂地站在寒雾降下的冻地上，不安地觅寻着，只有一阵阵从长江上飘来的冷风袭得他不住地打着寒战。其实在不远的一棵大树后就躲着落叶，仿佛伟岸的树干就是林中天冰冷挺拔的身躯。她的眼光发颤，看见心上人却可望而不可及，泪水汨汨地流下来。她终于忍不住了，想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拥抱他，却看见他痛苦地拔出手枪，于孤独之中大声地寻喊：“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回家去？为什么不回家去？”

砰——砰——枪声划破了寒冷的夜空，将声音高高地抛向苍穹，似乎是向不知在何方的落叶发出相去日远却又迭经变乱、难弃难离的天问！

落叶希望这两枪打中的是自己，倒在林中天的枪口下，也许是她的幸福。

枪声引来了警戒的海军陆战队排长三福和两个哨兵。三福跟林中地一起从新四军医院回到武汉，很快就归队上岗了。三福焦急地问林中天：“长官，哪里开枪？”

“是枪走火了。”陈宜书已经赶到了，她见丈夫匆匆离开，料定必有坠欢待拾的事发生，但怕被公公和陈绍宽长官撞见，有碍丈夫的官声前程，所以急急地赶来了，却正看见情绪失控的丈夫朝天开了枪，知道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三福很乖巧，对哨兵说：“是枪走火了，没事没事，都回去站岗！”

不料，林树庆阴沉着脸从黑暗中走过来，厉声地命令：“值星官！下了他的枪，将林舰长关禁闭三天！”

“是！”三福应声回答，无可奈何地上前缴了林中天的手枪，“林舰长，请吧！”

林中天被三福和两个哨兵押走了。

林树庆对欲言又止的陈宜书说：“回去吧，他们还等着你当大嫂的回去敬酒哩！”说着领着寥落的陈宜书走了。

“我是他的心中的孽缘。”落叶望着林中天被押走的身影消失在雾中，忽然明白了。“陈宜书是他心中的遗憾，而丁曼殊则是他心中的内疚，他的一颗多情的心被三个优点显著、机缘相遇的女人给撕裂了。”落叶想到这里抱住了大树，想象抱住的是林中天，树干上的冰冷，沁入她炽热的心房，渗入她身体的每个角落。

116

陈宜书穿着一件素净的驼绒大衣走进乱哄哄的办公大楼，不知道她所要找的办公室是在哪一层楼。这是第一夫人新成立的“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她出任指导长。陈宜书由二弟妹蒋碧云介绍到这里投身抗日救亡工作。自从发生林中天为了寻找落叶小姐朝天开枪关禁闭的事件后，陈宜书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但是她深藏在感情的皱折里，对谁也不说。她决心不再围着林中天打转转，从“平山”号军舰的厨房里走出去，在参加保卫武汉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找到自己的

尊严。

大楼里进进出出的几乎都是妇女，都是上流社会的精英。陈宜书在一扇扇办公室的门牌上看到了许多让她景仰的名字：周恩来夫人邓颖超、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刘清杨和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令她激动不已，觉得自己要参与的工作是何等重要，何等的神圣。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她要找的办公室，她见办公室洞开着，屋里文件堆成山。她轻轻地问了一声：“请问有人吗？”

从文件堆后传来一个忙得不可开交的女人的声音：“请自己找个地方坐。”

陈宜书环视了一下房间，桌上和沙发上都堆满文件，根本没有可坐的地方，她就站着等。过了好一阵子，才从桌子后头的文件堆里站起来一个漂亮的女人，手里拿着一份找到的文件，吁了口气自言自语道：“总算找着了——我们刚刚搬来，一切都乱糟糟的，见笑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丁曼殊。”说着伸出被文件磨得粗糙的右手。

陈宜书错愕了一下，她就是丁曼殊？自己梦中才能见到的想象中的情敌？她从前只能在阿香的来信中和描绘里勾勒出丁曼殊的情影，如今蓦然抬头，丁曼殊像被一只命运的大手推到她的面前：条理清晰，冷静犀利，风度雍容，丝毫没有半点骄娇的神态。

陈宜书不得不伸出手，不能有太多的迟疑来掩饰内心的慌乱，否则有失风度，硬着头皮回答：“我叫陈宜书，这是介绍信。”

丁曼殊一看介绍信，热情地说：“这么巧，原来你就是林中天的太太陈宜书？欢迎，欢迎！”

陈宜书被她的热情所感染了，局促不安像刚刚上墙的灰被雨水冲刷光了，说：“丁小姐，我听中天说起你不惜自家的船队，捐献给海军沉填在江阴堵截线上，真令人佩服。”

丁曼殊慨然一笑，说：“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还是说说你工作的事吧！”

陈宜书见她不愿重提旧事，正合自己的心意，说：“我愿意服从分配，请下令吧！”

丁曼殊解释道：“下令不敢。我也是老校长吴贻芳女士介绍来的，我岂能凌

驾来自愿服务的姐妹之上？日寇占领了南京以后，有大批的难童流落到武汉来。他们都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可是现在却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甚至被日本人利用沦为间谍工具，干出有悖祖宗的事情。”

陈宜书立刻联想起替落叶送纸条给林中天的小难童，她其实是个女娃，只为了一块大红薯就替落叶做事。陈宜书感到痛心，说：“我明白做这一项工作的重要性。”

丁曼殊继续说道：“陈小姐果然是知书明理的人。第一夫人和吴贻芳、邓颖超以及李德全等一批夫人组成了救济难童的武汉保育总会，分配你专门负责收养海军军人的难童工作，如果有困难，请拿着第一夫人的手令找海军部帮忙。”

陈宜书高兴地说：“上海和南京沦陷之后，不少海军官兵战死，留下一批他们的后代流落到武汉，我一定负责搜罗他们，把他们抚育起来。”

丁曼殊痛快地说：“那好，你负责的这个难童学校就叫海军难童保育学校，你就是校长。”

“什么？我怎么能当校长？”陈宜书大吃一惊。

“你是堂堂大学高材生，怎么不能当校长？至于教员和保育员就由你负责去招聘。”丁曼殊说着开始填写委任状。

“能不能再考虑其他人选？”陈宜书谦虚地请求。

“再也没有比你合适的人选了，你在海军中人脉广密，非你莫属了！”丁曼殊不容分说地在墨汁未干的委任状上盖下大印。“去领经费吧，不过校址得由你自己找！”

陈宜书问：“我可以聘阿香当保育员吗？她又吃苦又能干，未婚夫也是吃海军饭的，在‘中山’舰上当军士长。”

“当然可以呀！当初她来上海被日本人绑架了，我和中天还设法救过她……”丁曼殊忽然发现自己说漏嘴，犯了忌，连忙咽下了后半截的话，“对不起，我不该当你的面，提到中天。”

“没关系，当初救阿香的事，我还没有谢谢你哩！阿香是我的姐妹，从小我俩一起长大，你救过她，就等于救过我。丁小姐，我谢谢你了。”陈宜书说得大度大量，让丁曼殊听了很吃惊。丁曼殊这才明白，林家为什么要牢牢维系陈宜书和林中天的婚姻了。

丁曼殊不再有顾忌了，问：“你出来工作，一定得到林中天支持了？”她不称谓“你的先生”四个字，而是说“林中天”，隐藏着讳莫如深的痛苦。

陈宜书有意地说：“他不知道……”

“为什么，难道他会反对吗？”丁曼殊发现自己在陈宜书面前流露出了自己和林中天的亲密。

陈宜书撩深了，想把难题也交给丁曼殊分担，说：“他被关禁闭了……”

“为什么，不是我已经帮他弄到急需的钢板了吗？”丁曼殊完全泄漏出自己偷偷深爱林中天的秘密，只好把心扉打开，毫无防备地给情敌看了。

“不是为了钢板，他是为了那个叫落叶的小姐，犯了军纪，被他的严父给关禁闭了。”于是陈宜书从头到尾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探探丁曼殊有什么反应。

丁曼殊回想起她曾经在上海的公司办公室里和造访的落叶一起诋毁陈宜书，视陈宜书为共同的情敌，真是不智之尤。陈宜书作为阀阅世家的小姐谨遵父命嫁给林中天，而林中天又不爱她，已是同床异梦，凤台失伴，何罪之有？想到这里，丁曼殊反而开始同情陈宜书了，就安慰地说：“我们都是人寰众生，而不是伟人，岂能无错？中天当初在日本没有爱上落叶，在战争爆发的今天更不会爱上她，至多只是把落叶当成一个故旧关心她的安危。”

正说着，蒋约翰披着一件军大衣神气十足地走进来了。丁曼殊为了继续安慰陈宜书，装着热络地说：“宜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男朋友蒋约翰。”边说边替他脱下军大衣挂在衣架上，尽一个女友加佑于人的职责。

陈宜书听了很高兴，说：“原来你就是鼎鼎大名的蒋先生，碧云的哥哥？我叫陈宜书，中天的太太。”

蒋约翰十分得意，觉得自己及时地将钢板拨给林中天，挽回了他和丁曼殊宛如旧草幸存的爱情，不失为明智之举，就上下打量着陈宜书。她夺目的美貌，达到了成熟无瑕的顶点，饱满的双唇十分红润，显出健康和青春。她端庄的体态没有失去少女的灵活苗条，然而那充分发育了的、丰满的曲线表现着一个少妇成熟的性感，一举一动都散发出诱人的魅力。

丁曼殊发现了蒋约翰贪婪的目光在陈宜书身上居停，便打趣说：“约翰，算起来宜书也是你的远亲，多少得有一点绅士风度。”

蒋约翰掩饰地说：“我是在心里数落林中天，他有一个这么漂亮优雅的太

太，还不满足，嘴里吃着中国菜，眼睛还盯着日本料理！”他指的日本料理，正是隐喻落叶。

陈宜书脸红了，很尴尬，走不得，又留不得，十分局促。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宜书，我带你去领开办费。”丁曼殊搭个台阶，连忙把陈宜书领走了。

蒋约翰解恨地笑了，其实他刚才是在攻讦林中天对丁曼殊藕断丝连，触到了曼殊的私慕之心，是何等的舒坦！于是情不自禁地哼起一段《空城计》中诸葛亮的“二六”唱段：“‘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

117

陈宜书辞别了丁曼殊走出熙来攘往的办公楼，正想找一辆人力三轮车，只听得有人叫她。她回头一看，喜出望外，一个美得像重瓣蔷薇的小姐出现在面前，正是落叶。

落叶落落大方地说：“陈小姐，还记得我吗？”

陈宜书撩开浓发，带着温馨的回味说：“记得。怎么不记得？只是我不知道你芳名。”

落叶不无负疚，说：“当初我在南京和你分手的时候，我说过天各一方，今后你我不会再见面了。不料南京失守，我们又在武汉重逢，说明你我缘分未尽。我的名字很普通，叫林菊。”

“很好听的名字，古诗词里描写菊花的佳句俯拾即是。”陈宜书很善良地赞美化名叫林菊的落叶，她做梦也没有想到林菊就是舍生取死的落叶，就是死里逃生的女间谍。

“最让我难忘的是宋人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幙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落叶脱口而出，上阕词似乎倾诉的是流经她心曲的苦水。

陈宜书关切地问：“林小姐，你好象很忧郁？”

落叶掩饰着内心的轻愁，说：“在古诗词里离人的眼中一切都是愁苦的景象，你忘了？”

陈宜书笑了，说：“还是林小姐对古诗词研究得透彻。对了，林小姐，你愿意不愿意出来参加抗日救亡的工作？”

落叶饶有兴趣地问：“告诉我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陈宜书如数家珍地说：“我参加了救济难童的保育会工作，要办一所海军难童保育学校，想请你来当老师愿意吗？”

落叶说：“我很愿意，可是我已经在我义父的诊所里当护士了，专门替难民看病。”

“这也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不过，如果你改主意了，可以来找我，我的学校就选在天主教堂里。”陈宜书挥手叫住了一辆驶过的人力三轮车，上了车，叮咛道，“对不起，我该走了。记住，要改主意了，来找我。”人力三轮车载着浑身充满工作热情的陈宜书走了，把落叶留在轻寒乍送、细雪霏霏的马路上。

“怎么，触景生情啦？”忽然从落叶的背后传来一声轻轻但有力的警告。她一回头，看见是头戴黑色礼帽，身穿黑呢大衣的徐又子，把半张警觉的脸藏在竖起的大衣领中。

“你在跟踪我？”落叶狠狠地丢下一句，噤噤地往前走去，徐又子紧紧跟上。徐又子确实是奉命在寻找落叶的下落。

徐又子偷偷参与放走被判死刑的落叶之后，本想躲得远远的。不料局势陡变，南京沦陷，戴笠得知松井又派落叶的特务小组到武汉活动，于是命令徐又子带着一组除奸小组赶赴武汉，寻找落叶，并命令除恶务尽。

其实在日本飞机轰炸钢板仓库的时候，徐又子就有预感是落叶干的。他聪明的守候在造船厂外，果然就发现了落叶寻找林中天的行踪。他没有告诉手下人发觉了落叶，只想给落叶发出警告，让她离开武汉，因为他明白，戴笠还会派出除他之外的除奸小组追杀落叶。

落叶一阵风地走着，刚好路过一条巷子，徐又子眼疾手快地把她拉进巷子，堵在墙壁上，压低嗓音说：“马上离开武汉，追杀你的人已经来了，我不可能再放你一次。”

落叶直视着他咄咄逼人的眼光，说：“我宁可再死一次，也不愿意离开武汉。”

徐又子拔出手枪顶住她说：“那我现在就杀了你，免得看到你被别人折磨至死。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在追杀你吗？”

落叶像直看到了他的心里，说：“杀了我，你不是白救我了吗？”

徐又子愤愤地问：“你为什么不走？你到底还要替松井干多少坏事？”

落叶说：“你看到脚下的路了吗？这叫道。道，是路，也可以指义理。你知道什么叫义理吗？义理就是忍受最艰难的责任。我既然爱上了中天君，就可以为了他忍受最艰难的责任。”

忽然徐又子紧紧地抱住她，用嘴堵着她的嘴，不让她再说。她从徐又子的肩头看出去，巷口走过两个巡逻的宪兵。徐又子松开她，二话不说，掉头走了。

她目送着他，真想追上去，用她那感动的全身像海浪似的把他圈住。

她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帮她了。

落叶回到伊万洛夫斯基伯爵的私人诊所，告诉正在给难民看病的老伯爵说，她回来迟了。连忙开始换上护士的服装，戴上口罩，包上头巾，只剩下一对美丽忧郁的眼睛，一般人是认不出她是落叶，这正是她隐蔽在诊所的最好原因。

老伯爵对新认的义女很满意，她不仅很快成了好的帮手，也成了失去叶莲娜后的精神安慰。

落叶看到一个衣裳褴褛的难民走进来等候包扎手指上的伤口。落叶热情地上前，不嫌他肮脏，先替他换药，并且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一卷纸头交给他。他正是化了装的水部中尉，换药后，千恩万谢地走了。

落叶在情报中向叔叔松井报告了陈绍宽的海军在经历江阴战败后，退到武汉正在重新结集力量。陈绍宽在除夕夜和普通官兵共进团圆饭，海军的士气很高昂，并且兴办海军难童保育学校，专门收容海军的遗孤和无法照管的后代，这将解除前线海军官兵的后顾之忧，以期同日军再决一死战。

水部中尉发出的情报很快被松井转发给“出云”号旗舰上的别浦左卫门将军。别浦左卫门将军决定派海军航空队对武汉的防卫力量进行一次空中侦察，再向大本营作出对武汉军事形势调整的报告。

一场中日空中大战即将爆发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国殇。早春的阳光到了中午已经把武汉三镇晒得暖洋洋了。武汉这个战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经过一个冬天的凋零，已经复苏了活力，一切都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商店开业了，工厂开工了，学校开学了，机关也按时办公了，滞留在车站上的大批伤兵也得到了妥善的分流和安置。这一切有赖于三镇的上空飞着中国空军的E-一五、E-一六、TB-三型飞机，还有苏联志愿航空队银白色的达莎飞机，令日机不敢轻易来犯。

林中人中尉正坐在王家墩机场的站部里写信，向远在上海的妻子周倩文报告武汉放晴回暖的天气，生机勃勃的百业。他还在信中告诉妻子，前妻叶莲娜被日军残酷地杀害了，他和汉斯一起去看望了逃到武汉开诊所的老伯爵伊万洛夫斯基，当然还送去了一箱斯米尔诺夫牌伏特加。“这真是雪中送炭啊，中尉先生！”老伯爵举起杯中的伏特加朝林中人 and 汉斯致敬，然后一口饮光了杯中酒。他用快活的口气掩盖了内心的痛苦。两个先后爱过叶莲娜的男人的出现，很自然勾起心中的悲伤，不过仇恨应该算在日军的头上。老伯爵继续说道：“我马上叫一个人来，介绍你们认识，和我们一起喝伏特加庆祝这个时刻。”他从办公室的窗口探出头，在走廊拥挤的病人中间寻找义女的身影，大声地说：“请把林小姐找来！”

林中人问：“这人是谁？”

老伯爵说：“是我的义女，在南京认识的，是她救了我，带我上船逃到汉口来的。”

汉斯听了很高兴，说：“那她一定是上帝派来的仙女，我们一定得好好感谢她。”

林中人又问：“她叫什么名字？”

“林菊，一个很富有诗意的名字。”老伯爵又喝下了一杯伏特加，似乎喝下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满足。

“义父，您叫我吗？”落叶闻声走进来，包扎着十字白头巾，穿着护士服装，

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美丽的眼睛，现出一种落拓不羁的光彩。林中人和汉斯都认不出她就是落叶。不过林中人觉得这一双眼睛瞳仁的深处有一种震慑男人的心扉和力量，似乎在哪里见过。

老伯爵介绍了林中人和汉斯的身份后说：“女儿，是不是摘下口罩，同两位尊敬的先生喝一杯伏特加？”

“义父，我很乐意，不过有一群病人还在等着我去照顾，您不是教导我，病人第一吗？”落叶举起戴着手套的双手，手套上站着血污，示意着。

“那好吧，忙你的去。”老伯爵只好向林中天和汉斯耸耸肩说，“还是让我这老头子陪你们喝两杯吧！”

不过林中人看着落叶离去的倏忽背影，读出几许柔情，唤起了似曾相识的记忆。林中人把这一段疑惑也写入信中，让妻子周倩文评判。

忽然，一阵刺耳的战斗警报骤响。林中人扔下未竟之作，冲出站部，家书飘落到地上，等待战火熏灸。

机场上一架架战鹰仰着冲向蓝天，升空而去，一瞬间，机场上变得空空如也，徒留英雄们匆匆印下的登天履痕。

时间是十二点零七分。

此刻东北方向，两支日本海军航空大队的机群黑压压地正向武汉上空逼来，总计驱逐机二十六架，轰炸机十二架，长驱直入，无所顾忌。中国空军驻汉口、孝感的第四大队和苏联志愿队的E-一五、E-一六驱逐机立即升空，已在淞口、戴家山一带截住敌机群。

林中人有一种预感，敌机群中一定有一架他的死对头佐佐木中尉驾驶的驱逐机，在虎视眈眈地等待吞噬他。可是没有，林中人搜寻了好一阵，并没有发现昔日的对手。忽然有两架敌机联手向他的E-一六飞机扑来，企图夹住他，包他的饺子。林中人早有预防，机灵地将他的E-一六飞机往高空提升，躲过两架敌机的合围。不等林中人喘一口气，躲藏在他上方云层里的一架敌机饿虎扑羊一般俯冲下来，向他射出一长串机枪的火舌。敌机的驾驶员正是佐佐木中尉，林中人看见了他狰狞狂笑的脸庞，恍然明白自己中了他的三英战吕布战术的奸计。他的飞机剧烈地震动了一下，子弹已经咬住了他的E-一六的右翼。E-一六开始急剧地往下翻滚。佐佐木咬住不放，御尾直追，疯狂地喷出一串又一串的机枪火舌，

E-一六拖着长长的一条浓烟直往长江上栽。佐佐木中尉料定林中人这一回死期已到，狞笑着一路驾机追来，要把林中人赶进波涛里去。林中人的E-一六飞机临到江面的刹那间，轻盈地贴着水面擦过去，然后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身，直冲上蓝天，用拖在身后的浓烟在天幕上划了一个漂亮的大弧圈。佐佐木中尉猝不及防，追得太紧迫的座机一头扎进长江的波涛里去。来不及跳伞的佐佐木好不容易才从水中挣扎出来，仰望空中林中人的E-一六飞机如飞鸿翩翩离去，才发觉中了他的拖刀之计。佐佐木恨恨的目光从空中收回到水面上时，看见一艘炮艇已经向他快速驶来，桅杆上飘着太阳旗，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林中人驾驶的性能灵巧的E-一六是苏联援助的最新式的驱逐机。

上海和南京陷落以后，力量微弱的中国空军已经弹尽粮绝，中国已经没有飞机了，而侵华的日军备有一千余架飞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代表苏联政府伸出援手，宣布援助四个大队的飞机一百二十四架，并继续派遣空军志愿大队赴华作战。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八日发生在武汉上空的中日两国的空战，便是中国抗战史上的一次转折点。

十二点十九分，林中人驾驶着冒烟的座机出现在王家墩机场上空，他冒着飞机随时有爆炸的危险，也要努力把飞机开回基地，因为他要赶着回去继续写完那封没有写完的家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林中人驾着飞机平安落地的时候，心里冒出的是这一首诗句。那是父亲从前牵着穿开裆裤的他走在家乡的三坊七巷，指着一家家朱门大宅告诉他，那是海军精英或是北洋宿将的故居，家书是他们从海疆联系妻小的唯一纽带。

林中人的战友们纷纷返回基地，一架一架飞机轰鸣着凯旋的交响曲翼然降下。战斗仅仅进行了十二分钟，总共击落十一架敌机，创造了开战以来的最高战绩。但是林中人的战友李桂丹、巴清、吕基淳、李鹏翔、王怡没有回来，英灵永远地消失在万里长空中。林中人把对战友的追思写进信中，告诉了远在黄浦江畔的妻子。

林中人还在信中告诉妻子，二月二十一日，武汉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庆祝空捷，追悼国殇。

蒋介石主祭。烈士遗照两旁有蒋介石和第一夫人的挽联，文云：“武汉踞天